

吳長庚 主編

江西高校出版社

朱陸

學術考辨

五種



吳長庚 主編

朱陸學術考辨五種

道 一 編

〔明〕程敏政輯
吳明松 點校

朱子晚年定論

〔明〕王守仁輯
吳長庚 點校

學 薈 通 辨

〔明〕陳建著
劉佩芝 點校
馮會明

朱子晚年全論

〔清〕李紱輯
徐公喜 點校

朱子年譜

〔清〕王懋竑撰
周茶仙 點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明)程敏政等撰;吴长庚主编.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 10

本书包括:道一编/(明)程敏政撰;吴明松点校. 朱子晚年定论/(明)王阳明撰;吴长庚点校. 学蔀通辨/(明)陈建撰;刘佩芝、冯会明点校. 朱子晚年全论/(清)李绂撰;徐公喜点校. 朱子年谱/(清)王懋竑撰;周茶仙点校.

ISBN7 - 81075 - 153 - 0

I . 朱… II . ①程…②吴… III . ①朱熹(1130 ~ 1200) - 学术思想 - 研究②陆九渊(1139 ~ 1193)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 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849 号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12093、8504319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江西总队制印所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32.75 印张 700 千字

印数:1 ~ 1000 册

定价:98.00 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为江西省高校
古籍整理重点资助课题

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代序）

吳長庚

朱陸學術考辨五種是專門研究考辨朱陸學術異同的五種古籍，爲了便于學術界的研究，我們把它選編成一集，整理出版。

自南宋淳熙二年，呂祖謙邀約二陸，與朱熹論辯于鵝湖，拉開了朱陸學術異同之爭的序幕，此後，朱陸雙方又經過了鉛山之晤，南康再會，曹表風波，鳴鼓攻陸，無極之辨等階段，直至紹熙三年，陸九淵卒于荆門，朱子慨然有喪告子之嘆，這場論戰才蓋棺論定。

朱陸逝世之後，歷元明而下至清，四五百年間，朱陸之徒各遵所聞，轉相詬厲，執學問之異同，爭門戶之勝負，朱學陸學，判然分途。程敏政編道一編，提出了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王陽明乃作朱子晚年定論，援朱入陸，彌合朱陸，爲王學的發展爭取空間。陳建則針鋒相對，提出「早同晚異」之說。作學薛通辨以論之。此後，尊程朱者、尊陸王者紛紛作爲專著，論難攻擊，或尊朱辟陸，或尊陸詆朱，或發朱子之蘊，或申姚江之學；或作調停之語，或出詈罵之辭，形成了明代中期學術論爭的主要方面。沿襲至清，李紱復作朱子晚年全論，必欲牽朱入陸，以就其「晚同」之說。然其學深得陸學之精蘊，且考校嚴密，選錄完整，足爲陸學功臣。其后王懋竑編朱子

年譜，詳研朱子遺書，細考朱子學說，于朱子生平學說，考異審同，用力極深，對朱陸異同，可謂作一總結。發端于鵝湖論辯的這場朱陸異同之爭，至此漸趨平息。研究這場論爭的發生、發展與演變，是研究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爲了便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進行，一九九六年我們向省教委申報了古籍整理課題朱陸學術考辨五種，不久就作爲重點資助課題獲省批準。于是，我們組成了項目小組迅速開始工作，歷三年而初見成效。今年正值朱熹誕辰八七〇周年、逝世八百周年，同時也是鵝湖之會八二五周年，我們在國際儒聯、中國哲學史學會等單位的支持和幫助下，發起組織了紀念朱熹誕辰八七〇周年國際學術會，爲了迎接該會即將在鉛山鵝湖書院召開，我們加緊了整理進度，終於趕在會議召開之前，把這本書趕印出來了。

（一）朱陸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是由呂祖謙發起和組織的。在南宋學壇上，呂祖謙與朱熹、湖南張栻并駕齊驅，時號「東南三賢」。呂氏之學，本于家學，師從福建林子奇，又相繼拜玉山汪應辰及崇安胡憲爲師，其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俗。」（宋元學案東萊學案）呂祖謙與朱熹交往數十年，有很好的私交，雙方通信達百件之多，是情感上值得信賴、學術上能够交流的摯友，也是事業上可與合作的同志。而同時，呂祖謙又是陸九淵進入官場和

學術界的引路人，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乾道八年，呂祖謙任秘書省正字，點檢試卷，參與主持禮部考試，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宋史，卷四三七）。是呂祖謙慧眼識人材，把陸九淵選拔入官場，并把他推薦給學術界。因而，當他發現朱熹陸九淵學術上的分歧，時相攻訐時，便熱心地出面調停，發起和組織了鵝湖之會，于是，朱陸學術異同之爭的序幕就這樣被揭開了。鵝湖之會從六月初開始，歷時三至四天，至六月八日分手而歸。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理學方法論問題而所涉則包含本體論與方法論兩個方面。會議氣氛緊張激烈，雙方各執己見，不合而罷。但會議却第一次明確地暴露了朱陸理學與心學之矛盾。朱陸異同問題第一次被提到儒家學者面前，成為公開論爭的主題。從會前的對立，到會中的爭辨，再到會後的反思，朱陸學術都獲得了進步與成熟的動力。

一、會前朱陸學術的初步對立

呂祖謙在認識陸九淵之前，與朱熹的關係和學術交流已經十分密切，乾道九年，朱熹長子朱塾赴金華受教于呂祖謙。淳熙二年三月，呂祖謙往崇安五夫里探訪朱熹，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相與談周程張子之書，摘其關於大體而切于日用者六百餘條，編成近思錄。東景南認為：「朱熹編定這本書有鮮明的學派目的，他也是用自己的理學眼光來理解四字并編輯這本書的」，呂祖謙雖然在經學和史學上同朱熹存在具體的分歧，但在經學上他也信奉二程，加上他的折衷眾家的態度，使他能够在求同存異下同朱熹共訂近思錄。」近思錄和程子微言標誌着

朱呂二人寒泉之會思想交流的成功（朱子大傳，三三二頁）也正是這種交流的成功，使呂祖謙萌生了邀約二陸，使朱陸學術進行交流的念頭。

鵲湖之會前，朱陸學術已經存在較大分歧。在哲學本體問題上，朱熹主「性即理」，陸九淵主「心即理」。朱熹以心外之理為最高本體，是理一元論者；陸九淵以天地萬物之理都在我心中，心理合一沒有區別，是心一元論者。朱熹以心與理為二，心外有理，心外有物；陸九淵則以心與理為一，反對心外有物。以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雜談，象山全集卷二十二）「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語錄，象山全集卷二十四）朱熹講心有體用，心之本體是理，是性；心的作用却是情、是物。陸九淵講心無所謂體用。朱熹有人心道心之分，陸九淵則無此分，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只有一心。朱熹有天理人欲之辨。陸九淵則以為「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其源蓋出于老氏」。（同上）朱熹又以動靜分體用，「寂然不動」為體，「感而遂通」為用。陸九淵亦無。可見，陸學較朱學為粗，朱學較陸學為細。在方法論問題上，陸九淵以尊德性，發明本心為宗旨，提倡簡易工夫。朱熹雖尊德性，而着重于道問學工夫，強調格物窮理，亦不廢涵養本心。陸九淵以為心即是理，吾心即是宇宙，良心人人自有，故不必到心外求知，只要發明本心，存心養心，「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讓，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同上）而一味講學讀書，專驚外求，則戕害本心，流于支離。此即其簡易之學。朱熹則認為，內外功夫當兼用而不可偏廢。一方面要存心，一方面要窮理。因為

理在氣中，一理散爲萬殊，則萬物各具其理，所以一方面要做心地功夫，一方面要向外格物，即物窮理。讀書講學就是窮理的主要方法。所以他提倡泛觀博覽。呂祖謙對陸學的態度亦不同于朱熹，鵝湖會前，他在給汪應辰、陳亮、朱熹等人的信中，曾多有「淳篤勁直」，「流輩少見」之類的贊美之辭，但也指出了陸學「舊所學稍偏」，擔心「不可不收拾」，他是抱着「開懷成就之」的良好願望去調停朱陸，去和朱子一道糾正陸學之偏的。

二、會中朱陸異同的確立。

鵝湖之會三至四天的論辯，內容是很充分的，可惜朱呂方面均無記載，只有二陸及門人站在陸學的立場上較多地記載了論辯的內容及其簡單的經過。

論辯是從二陸一路來時所作的二首詩開始的。到達鵝湖前，二陸兄弟已有統一思想的過程，經過論辯，陸九齡贊同了陸九淵，並將二人商討結果寫成一詩，吟給九淵聽，九淵以爲第二句「微有未安」，一路上思得一首和詩。到達鵝湖后，呂祖謙詢問別后新功，陸九齡便朗誦了自己那首詩。才讀到第四句，朱熹便意識到二陸兄弟間的統一，對呂祖謙說：「子壽早已上了子靜的船了也。」陸九齡吟完詩，朱子便就其作展開論辯。接着，陸九淵誦讀了他的和詩。當讀到「支離事業竟浮沉」時，朱子臉上變色，讀詩完，朱子大不懌，于是各自休息。第二天，朱呂商量了數十折議論爲辯，皆爲二陸所破。第三天繼續論辯，所論皆爲二陸所屈。呂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朱子所尼。

上述記載，顯然不是真實而全面地反映鵝湖之會的全貌，其于陸門之誇飾炫耀之意是十分明顯的。而且，除二首詩有較具體的內容外，所說「數十折議論」都沒有具體內容。幸得會后尚有零星回憶及記載之文，得補其缺。綜合這些記載，朱陸鵝湖之會上暴露的矛盾主要有：

(一)、陸用詩的形式，提出吾心千古不磨的心學理論。陸九齡說：「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本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無不知敬其長也」之意，以申述陸氏心即理、心本善的理論。陸九淵說第二句「微有未安」，因為古聖相傳的是「道心」，堯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陸九淵並無「人心」「道心」之分，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只此一個心。且人人皆具之心知，亦不必古聖傳授。因此，他乃和之以「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意為見墟墓而生哀悼之情，見宗廟而生欽敬之意，此即孟子所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人所本有，千古不變的本心。朱熹對陸心學理論當時並沒有強烈反駁，直到會后第三年，他才寫了一首和詩，用「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二句，來反譏陸「心本論」的空疏和師心自用，因為，心學論者也同禪宗修為一樣，靜定到一定階段，是主觀上時間與空間都雙泯而不復存在的。

(二)、關於治學方法，陸九淵從心即理，良知良能，我心本有，不必外求的觀念出發，只強調「尊德性」，而反對格物窮理的「道問學」功夫。陸子壽詩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明顯地露出了反對讀書明理的傾向。榛乃灌木，榛塞謂灌木叢生，阻塞不通。陸沉二字首

見莊子，謂物沉于水，則淪沒；人隱于世俗，則陸沉。乃愚昧迂執之謂。鵝湖會上二陸誦讀此詩，意在批評朱熹留情先儒傳注，著意學術精微，妨礙發明本心，是一條長滿荆棘，湮塞不通的道路，是難以達到聖賢之域的愚昧迂執之見。大概二陸在會上持論甚激，所以遭到朱熹等多數人的反對。朱熹說：「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專務踐履。却于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答張南軒文集卷三）清人雷鉉言：「聖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以開誘人心胸，正恐鹵莽涉獵，不得其精微之意耳。顧謂傳注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可謂代表了大多數學者的觀點。

（三），由治學方法自然聯系到教人，朱子教人始于格物致知，至于知至意誠，然后心得其正。推之以至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此爲正當學問。因爲物要一件一件地格，知須一點一滴地積累，所以，朱子教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則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鵝湖會上，朱子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則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陸子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引周易系辭上傳所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爲論，對自己直截簡易的「發明本心」說充滿自信，而批評朱熹讀書明理爲「支離事業」。陸子靜更欲問朱子，「堯舜之前，何書可讀？」爲乃兄所止。可見在鵝湖會上，二陸是十分清楚地反對讀書講學的，而此后朱陸教人之異同，成爲明清學者論辯的主要內容。爲陸氏辨者必謂陸子并非不讀書，亦必摘朱子自病「支

離」之言入編，以證其有。爲朱子辨者則必責二陸之反對讀書講學，而謂朱子之路爲正。

(四) 鵝湖會上，朱陸還論及九卦之序，見象山年譜三十七歲條，鄒斌所錄。九卦之序，是易系辭下第七章提出的問題。該章重點闡明易書體用，以爲作易者「其有憂患」，「身既患憂，須垂法以示于后，以防憂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辭。」文中提出防止憂患的方法就是「行德爲本」，因而于六十四卦中特擇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爲一類，全系于道德內容之中，且言：「六十四卦，悉爲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舉以言焉。」(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卷八，系辭下，孔穎達疏)歷代學者多從道德修養之輕重、次序、途徑諸方面去認識理解九卦之序。如朱子言：「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周易本義，卷三)明人來知德更具體地揭示了九卦之間的內在聯系：「九卦爲修德之具也。聖人修德雖不因憂患而修，然卦中自有修德之具。是故行者吾德所行之行迹也。恐其失于乖，則用履以和之。禮者吾德之品節也，恐其失于嚴，則用謙以制之。擇善者吾身修德之始事也，則用復以自知而擇之。固執者吾身修德之終事也，則用恒以一德而守之。人欲者吾德之害也，則用損以遠之。天理者吾德之利也，則用益以興之。不知其命之當安，未免怨天，非所以修德也，則用困以寡之。不知性之當盡不能徙義，非所以修德也，則用井以辨之。然此皆言修德之常經也，若有權變不可通常經者，則用巽以行之。能知行，能知禮，能自知，能一德，能遠害，能興利，能寡怨，能辯義，能行權，則知行并進，動靜交修，經事知宜，變事知權，此九卦所以爲德之基、之柄、之本、之固、之修、

之裕、之辯、之地、之制也，以此修德，天下有何憂患不可處哉！」〔易經集注，卷十四〕陸九淵却從心學角度，對九卦之序作了全新的解釋。他說：「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系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之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收斂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按，指恒），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后于道有得，左右逢其源，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濇，即能入之矣。」據載，朱呂二公聽后，心中大服。

三、會后朱陸異同的發展。鵝湖之會后，朱陸之間的學術異同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經過了求同、論弊、相攻、辨極無等階段。陳來先生在朱熹哲學研究中作過詳細分析，此不贅論。

（二）朱陸異同的重新提出

朱子之學在元代被列爲科場程式，成爲官學，而陸學之徒裔仍堅持陸學門戶，與朱學對壘。因而一部分有影響的理學家如吳澄、許衡、鄭玉、許謙、宋濂等都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兼綜

朱陸之長。表現在朱學方面人物雖仍堅持篤實的格致工夫，但也兼取陸學「簡易」之論，以避免朱學「支離」之弊；表現在陸學方面人物，雖仍堅持反求自悟的本心論，但也兼取朱學格物讀書的下學工夫，以避免陸學空疏之病。許衡是元代「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的學者，他雖然秉承了朱子「內外交相養」的方法，但他提出的「反求諸心」、「正內以正外」的方法，却為後來王陽明「正心以正物」的思想開了先河。吳澄是朱陸合流的代表人物，他對朱陸都很推崇，以為「朱陸二氏之為教一也」，開程敏政「道一」之先。吳澄看到朱陸之同，也看到朱陸之異，他試圖通過解決朱熹哲學中的矛盾而使之與陸學調和起來，因而他採納了陸九淵之說，以「尊德性為本」確立了以心為本原的本體論思想，把「反求諸心」作為學問的根本任務，使朱熹理學逐步向心學演變。

從「和會朱陸」的吳澄，至元末明初調和朱陸的宋濂和「餘干之學」吳與弼，他們對於朱陸異同都持兼綜和合的態度，目的在集長去短，而不在辨析異同。

在元末明初，首先提出朱陸「始異終同」說的是趙訪。趙訪徽州休寧人，字子常，早年「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后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明史，卷二八一，趙訪傳）他出身新安朱門，又有廣泛的游學經歷，對陸學也有較深的理解。他在游學虞氏之門時，嘗作對問江右六君子策，較集中地表達了他的朱陸異同主張。趙訪認為，朱學與陸學「入德之門」確有差異，朱學出周程而上承顏子之學，陸學則獨出孟

子，「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則學乎顏子之學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而陸九淵則超然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爲師，由于顏子與孟子入德門徑的不同，造成了朱學與陸學「入德之門」的差異。但這種差異，經過了鵝湖之會的交鋒以及會后的反思體認，朱陸晚年對自己爲學之弊均有所覺察，如朱熹言：「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于一偏。」陸九淵也說：「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所以，趙訪說：「豈鵝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和邪？」因此，他認爲朱陸二人之異在晚年已「合并于暮歲」，這就是他的「始異終同」說。趙訪是朱學后人，他的「始異終同」說，目的是要打破兩家的門戶之見，有利于后人真正「和會」朱陸兩家學說。所以虞集說：「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于二家所以成己教人，反復究竟明白，蓋索用力于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新安學系錄，卷十五）

從明初至明代中期，是朱陸「早晚論」提出并形成的時期。這一時期，先有程敏政作道一編，謂朱陸「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終則有若輔車之相依。」（篁墩文集卷二十八道一編序）進一步申述了趙訪「始異終同」說；后有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錄之，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

程敏政徽州休寧人，自謂二程后人，亦出新安朱子之鄉，對朱子極爲尊崇，「獨喜誦朱子之

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篋墩文集卷五十五答汪僉憲書)但程敏政並沒有站在尊朱立場來看待朱陸異同的發展，而超越了門戶之見，一如元明諸儒之和會朱陸。他把朱陸異同的發展分爲早、中、晚三個不同階段，早年相異如「冰炭之相反」，中年「疑信相半」，晚年終同若「輔車相依」，終歸于一。他按照這樣的思路，選擇了朱子無極七書、朱陸鵝湖三詩爲兩卷，以見朱陸二先生所學，識異同之始；卷三至卷五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氏者，附以陸氏之說，按早、中、晚三節編排，以見其由早異經疑信相半至晚同三個發展階段。卷六則附虞集、鄭玉、趙汴之說。爲了突出朱陸晚年見道之同，他本吳澄「朱陸二氏之爲教一也」之意，名其書爲道一編。

顯然，在朱陸異同問題上，程敏政的目的和重點是在晚同，而不在早異。晚同是同歸于一，這個一就是「道」。他既有感于當時學者「未探朱子之學及其所學肯綮所在」，「只徒曰我學朱子云爾」(同上，卷五十四答司馬通伯憲副書)以「資口耳、釣利祿」；更不滿于或者所論「朱子偏于道問學，陸子偏于尊德性」(同上，卷十六道一編目錄后記)。他從聖道流傳的規律與必然趨勢的高度，來分析朱陸之間的學術異同，他說：「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則爲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后有性非其性者，故聖門之教在于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顏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爲窮理之地，而望其盡性以至于命哉？中古以來，……心學晦而不明，……子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

極功，上續孟子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而卒未有嗣其統者，于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后，並以其說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猶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于道問學，陸子偏于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若后之分章析義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后之守玄悟空者悉心于塊坐！是誠懼乎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于世，而學者狃于道之不一也。」道一編目錄后記，明嘉靖三十一年（汪宗元刻本）在程敏政看來，孔子之后，顏、曾、思、孟以及周子、程子，其學雖不必相同，然其爲道却一脉相承；對於朱陸，也當這樣去認識。因爲尊德性和道問學是不能對立和割裂開來的，它們同爲一體，皆入道之方。「蓋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篁墩文集卷二十九送汪承之序）他認爲，朱熹和陸九淵并非各守所立，持其一偏，而是在二者的統一上，殊途同歸。所以，以尊德性和道問學來劃分朱陸學術之異是不妥當的。

明人陳建嘗云：「天下莫大于學術，學術之患莫大于蔽障。……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乃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于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于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文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后人不得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蔽益以甚矣。」